



月是故乡明

7.5

月是故乡明

何 飞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月 是 故 乡 明

何 飞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州五中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4.4375印张 2插页 87千字

1981年9月第1版

198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9,260

书号: 10173·250 定价: 0.38元

内 容 简 介

这个中篇写的是一个老归侨为祖国种植胡椒的故事。它热情地讴歌了海外游子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。故事情节曲折、动人且富有生活气息。

书中较成功地塑造了潘树老人及其未婚儿媳丽娜、儿子晨光等人的形象，给人以真善美的熏陶。

一九六〇年农历正月初五，在这座热带城市里华人聚居的街道上，天刚傍黑，潘树夫妇经营的永盛杂货店就早早地关了门。对潘树一家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：这天是潘树五十岁的生日，也是生意兴隆的杂货店开张五周年的吉日。潘树的妻子秋芳——一个节俭、勤劳、善良的主妇——喜滋滋地在墙壁正中挂上了寿星图，又虔诚地给案桌上镶金的财神菩萨上了供，跟着就铺排起晚饭来。她做了一桌丰盛的闽南家乡菜，桌上还摆了一小坛亲手酿制的甜米酒，从厨房到店堂到处都弥漫着喷鼻的香气。

“爸爸，我先吃吧？”小儿子道光缠着潘树，嘴馋得不住声地叫。

“你敢！”秋芳吓唬地瞪着眼睛。“你哥哥没回来谁也不许动筷子。”

“人家吃了饭还有事！”

“什么事？溜街、游泳、爬树、钻电影院，整天跟个猴子一样。你跟我老老实实地呆着！”

“我不。我肚子饿坏了。我要先吃！爸爸！”道光扭着父亲的胳膊，撒娇地又吵又闹，逗得潘树咧开嘴直笑。

道光的哥哥晨光请姐姐去了。姐姐珍珍已出嫁多年，和丈夫陈祥开了一爿咖啡店，住的地点离家很远。直到银钩似的月亮爬上椰子树，晨光才飞快地骑着脚踏车，满头大汗地

赶了回来。

店门刚刚推开，道光就放开父亲，迎着哥哥跑了上去，高兴得又喊又跳。这两兄弟站在一起是十分有趣的：小道光长得又黑又胖，圆嘟嘟的脸盘象个皮球，翘起的厚嘴唇使他的脸上充满淘气的表情。十五岁的晨光却长得又白又嫩，刚刚发育成熟的身体显得十分苗条、匀称，就象一株迎风挺立的小芒果树。那英俊、清秀的脸庞上，一对大眼睛闪闪发光，虎虎有神，象磁石一般地引人。

“晨光！珍珍跟陈祥来了没有？”秋芳端着菜从厨房走了出来。

“姐姐跟姐夫都不来。”晨光一边冲水一边答。

“呵？为什么？”秋芳楞楞地睁大眼睛。

晨光犹豫了一下，跟着微微皱起眉毛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昨天半夜，姐姐隔壁家的店铺被抢了！是一伙戴着面具的强盗，拿着手枪、铁棍，撬开店门闯进去的。姐姐跟姐夫不敢离开店铺。”

“老天！”秋芳惊慌地喊叫起来。仿佛突然从窗外飘进一朵乌云，洋溢着喜气的店堂里一下子罩满阴影。“三天两头，不是砸就是抢，整天叫人提心吊胆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”

店堂里一片沉寂。

“爸爸，强盗会闯到我们店铺来吗？”道光神情紧张地问。

“嗯？”潘树从鼻子里应了一声，脸上不动一点声色。他是一个身材瘦小、面孔黧黑、精力旺盛的人。农民模样的

面孔上，露出忠厚、善良的表情，只有那对目光机灵、锋利的大眼睛，才显露出他为人的倔强与精明。他是十七岁那一年被当作“猪仔”卖到番邦来的，在一座大胡椒园里一口气做了二十八年苦工。他象只牲口一样地在烈日下劳动着，每天天一亮就匍匐在胡椒园里，直到月亮出来了，才精疲力尽地回到用阿答草垒起的小屋。他不识字，但聪明、勤快、顽强。当地番人一人最多看管一千七百株胡椒苗，他却一个人看管了两千多株。他不嫖、不赌、不抽烟、不喝酒，连电影都舍不得看一场。他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，那就是积攒下一笔钱，有朝一日重返唐山；就是化为灰烬，也要埋葬在宗园故土，决不做漂泊他乡的孤魂野鬼！为了实现这个心愿，经过长期惊人的艰苦劳动与积累，才在四十五岁那年开起了杂货店，创立了家业。难道这样的血本生意也要横遭抢劫？

这天夜晚，当四下无人时，潘树从身上解下一串钥匙，神色庄严地交到妻子手里。

“这是小壁橱的钥匙。”潘树声调缓慢、语气沉重地说：“小壁橱里有两个楠木匣子，大匣子装着来往帐目、房地产契；小匣子装着我们的金银首饰、现金美钞。这两个匣子就是我们的命根子，你要把钥匙管好。”

“我知道！”秋芳将钥匙系在裤腰上，语气坚定地应着，只有不惜付出生命的人，才会有她脸上那样严肃、倔强的表情。

潘树目光忧虑地望了望妻子，不再说话，只心事重重地叹了口气，一头倒到床上。

“会抢到我们这条唐人街上来吗？”秋芳熄了灯，躺到丈夫身边，轻轻地为丈夫搥着扇子。

“什么时候太平过？”潘树烦闷地摇了摇头。“不是今天这家店铺被偷，就是明天那家店铺被抢，纸币贬值，物价飞涨，税款愈派愈重，还不都是我们华侨倒霉！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能怎么办？从人屋檐过，不得不低头啊！”

“我真受够了，再也不想过这担惊受怕的日子了。”秋芳抱住丈夫的肩膀，贴着丈夫的耳朵说：“阿树，我们还是回唐山吧，呵？这样捱下去总不是个办法，谁知道哪天会大祸临头！菩萨保佑，还是平平安安地趁早走吧！”

“不！再熬几年。”潘树胸有成竹地说。“店铺生意不错。钱好赚，就多做几年。”

这天夜晚，潘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：太阳象一个火红的大瓷盘，低低地悬挂在蓝湛湛的大海上。潘树和妻子、孩子坐在一艘张着棕帆的单桅船上，船舱里堆满装着金银钱钞的箱笼，正顺风顺水地驶向唐山。一家人欢天喜地地在船上说着、笑着、喊着、唱着，透过海上玻璃似的薄雾，仿佛依稀看见了唐山的山影。忽然，狂风四起，波涛汹涌，那火红的太阳突地掉落在小船上，将万顷海洋照得通红。小船颠簸着，下沉着，就象一只烧开的锅，烫的炙人。全家人惊慌失措地又哭又叫，乱成一团……潘树用力扳着舵，想大声说点什么，但喉咙里好象卡着一团火，又热又渴，怎么也发不出声来。他用力挣扎、翻滚……就在这时，潘树大汗淋漓地惊

醒过来。

街市上传来一片惊慌的号哭声与呼救声。潘树睁开眼睛——

“呵？！”潘树发出一声惨叫，一骨碌滚下床。窗外，只见浓烟滚滚，火焰腾腾，那浓烟顺着风势，正朝楼屋扑来。

黑暗里响起了锣声，有人用沙哑的闽南话连声叫：“有人放火了！有人放火了！”

“失火了！失火了！”潘树大声叫。

“什么？”秋芳从梦中惊醒，颤索索地跌下床，楞楞地睁着眼睛，浑身发抖，两条腿好象钉在地上，一动也不会动。

“快！快搬东西！”潘树喘着气说。“晨光！道光！”潘树冲进后屋，从床上拖起两个孩子。

“嗯嗯——”

“快醒醒！”潘树搂着两个孩子，唯恐他们受惊，表情镇静地低声说，“你们听着：有人放火了。整条街都烧起来了。你们不要怕，快起来帮助爸爸妈妈搬东西。”

“呵？”兄弟俩象弹簧似地跳下床，冲到屋角，扛起衣箱就往楼下扔。

火势愈来愈猛，天空一片通红。从窗口望出去，只见对面街道已成了一条长长的火龙，在夜风中呼啸咆哮，发出嘤嘤啪啪的燃烧声。火焰迅速过了街，吞噬了围裹在浓烟中的街屋。到处是呼喊声、奔跑声、哭叫声、楼屋倒塌的崩裂声……潘树唯恐大火封门，扛着一大卷行李冲下楼梯，打开

店门；晨光、道光看见什么就往窗外扔什么，连木盆、痰盂都扔了出去；秋芳两手剧烈颤抖，紧紧握住挂在腰带上的钥匙，费了好大的劲，才打开小壁橱的门，摸到两个楠木匣——就在这时，楼屋起了火，到处火光闪闪，烈焰腾腾。

“快，出去，快！”潘树拉着道光的手，穿过吐着火舌的店堂往外冲。晨光扶着妈妈，跟在父亲身后。街上响起一片呼喊声。狭窄的木梯腾起烈焰，秋芳猛一回头，发现敞开的小壁橱已着了火。秋芳突然大叫一声，挣脱开晨光，发疯似地冲到小壁橱前，神智错乱地将手里的两个楠木匣一下子丢到火里……

木梯发出咯吱咯吱的断裂声。晨光呼叫着冲到秋芳面前，将脸色惨白的妈妈背到背上就跑。一家人刚跑到街角，就听见“轰隆”一声，木梯崩塌下来。火焰迅速上了房，仿佛有无数条火蛇，一下子窜出屋顶……开张刚满五年的永盛杂货店，顿时埋葬在一片火海里……

街上混乱不堪。没有消防队和救火车赶到现场。主管当局对这场大火不闻不问。几乎所有的华人都赶来救火与维持秩序，但趁火打劫与明抢暗偷的事情还是接连发生。珍珍与丈夫陈祥挤在乱哄哄的人群里，大哭大叫，四处寻找，声音都喊哑了，最后才在安置难民的中华中学里，找到了自己的亲人。

“妈妈！爸爸！”珍珍哭着扑了上去。

潘树和晨光坐在地上发呆。秋芳靠在道光身上，只发出呻吟的声音。

“都没有受伤吧？”珍珍哭着问。

没有人应声。

“要紧东西都带出来了没有？”陈祥的声音有些发抖。

潘树仰起头，目光茫然地打量着扔了一地的东西，忽然低声问妻子：“那两个楠木匣子呢？”

“呵？”秋芳好象遭了雷劈，猛地从地上跳起，张大嘴，楞楞地望着空中，跟着发出一声吓人的尖叫，身子往后一倒，失去了知觉……

一个念头迅速在潘树脑中闪过：“完了！几十年的心血这下子全完了！”大颗大颗的泪珠，顺着潘树爬满皱纹的瘦脸流淌下来……

二

一九六〇年新历四月二十三日傍晚，潘树和秋芳、晨光、道光一起，登上了祖国派来接难侨的第四艘远洋巨轮。潘树捧着一个塑料布包，包里是一团捏得紧紧的沃土。土里栽着一棵青翠的胡椒苗。潘树一动不动地站在船舷旁。码头上挤满了前来送行的人：有大使馆的工作人员，中华中学的老师，华侨，也有相处多年、情同手足的当地人……珍珍和陈祥挤在人群里用力挥着手帕，又哭又叫。秋芳用手帕捂着嘴，不停地大声啜泣。晨光和道光却笑着大声喊叫，高兴得象过年一样……但潘树却仿佛什么也没有看到。他精神恍惚，泪眼模糊，心里感到有说不出的空虚与悲伤。当汽笛长

鸣，轮船终于启航的一刹那，船上、岸上，人们挥动着手帕，突然欢乐地齐声喊叫起来：

“祖国见！”

潘树哽咽着流下泪来。他知道：他再也不会看到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这块异国土地了！他曾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洒下过多少汗水呵！当离别到来的时候，他才意识到他是多么眷恋这个热带岛国。但是，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离开这个岛国的哟！他象刚踏上这块土地时一样的两手空空、一贫如洗，不同的是多了妻儿和满头白发！要不是祖国派来了接侨船，他岂不将乞讨街头、老死荒丘！望着愈变愈小的码头和人群，他忍不住心乱如麻，泪如雨下……

天色渐渐昏暗下来。浩渺的大海沉浸在无边无际的阴影里，但人们还是一动不动地伫立在甲板上，发出一片唏嘘声与哭泣声，就连兴高彩烈的晨光和道光，这时也眺望着朦胧的远方，眼里噙满了泪水。还是船头的广播喇叭，打破了沉默，传来一个十分热情的女同志的声音：

“同志们，外面风大，请进舱休息，请——”

一位脸色红润、身材健壮的随船医生，拿着一叠体检表，走上甲板，穿过人群，笑咪咪地站到潘树面前。

“潘树同志，你的身体不大好，请进舱休息。”

“呵？”一股暖流，顿时流遍潘树全身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他怔怔地睁大眼睛，只见妻子和孩子眼里都感动地涌满泪水。他正想说点表示感激的话，那位随船医生却已挽着潘树的胳膊，将他扶下舷梯。

灯光明亮的大舱里，气氛欢悦，笑语喧哗。广播喇叭里播放着《社会主义好》的动人歌声。

“嗯，潘树同志，你还在发烧哩！”随船医生给潘树检查过身体，照顾他吃下药，才微笑着说：“请早点休息吧，回头我再来看你。”

“同志，谢谢你！”潘树用生硬的普通话恳切地说。

“不用谢，潘树同志，你要想开一些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

潘树的鼻子一阵发酸，望着随船医生的背影，悄悄在心里想：“落到这个地步，年纪又这么大了，还怎么好的起来呢？”潘树望着放在枕头边的那株胡椒苗，伤心地闭上眼睛。

忽然，潘树好象回到了闽南故乡。哦，他那发育不良的身体显得多么瘦小，满十七岁的小伙子了，看上去还只有十三四岁光景。那是一个多么凄凉的中秋节的夜晚呵，一轮桔黄色的圆月亮，低低地垂挂在村口的相思树上。潘树紧挨着过早衰老了的母亲，躺在一块铺板上仰望着满天的繁星。母亲就着只有一根灯芯的灯盏，一边流着泪，一边为潘树赶制着他还从未穿过的布鞋。几个萤火虫在昏暗的墙角飞来飞去，发出点点萤光。随着习习的秋风，听得见一阵阵低语声与哭泣声，似乎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悲哀里。一个男人的婉转的声音，在如泣如诉的琵琶伴奏下，正击板唱着南曲，歌声缠绵哀怨，催人泪下——

出汉关，

心伤涕涟，
望家乡，阻隔云边。
告苍天，天不应，
泪淋漓，今我有谁怜？

.....

潘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睡着的，当他感到母亲的手慈祥地抚摸着他的脸时，天已经透亮了。他睁开眼睛，望着低头赶做布鞋的母亲，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。这天正是潘树和母亲分别的日子。那个经常来走乡串村的老水客胡万利——村里人背后都叫他做“猪仔头”——这天早上就要把签字过番的后生家带走。呵，照胡万利的话说，过番是件大喜事！不要花一文钱，先由他带去厦门，再从厦门搭火轮去番邦，只要做一两年工，还清了水客的盘缠钱，赚下的钱就可以寄侨信回唐山了。番邦可是个花花世界呀，满地金、遍地银，任你赚、任你拣！可是……大海茫茫，蓝天无边，番邦在哪里呀？这一去还能回来吗？离开了亲人故土，飘洋过海，有谁是从小花花世界扛着金银回唐山的呀？

“阿树，起来吧，村里都有人上路了。”母亲强忍住眼泪，声音沙哑地说。

潘树不做声，默默地走到灶旁，从母亲手里接过一海碗太平面^①，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。

“阿树，这个包袱里有乡亲们送的两块顺风银、一套衫裤、一双布鞋，路上千万小心，不要丢掉了。”母亲轻声叮咛。

^①太平面指蛋和线面。出门人吃了预示平安。这是福建一带的风俗习惯。

“我晓得。”

“这个小荷包，装的是一包红豆，你带在身上，看见它，就会想起家乡和阿母。”母亲将精心绣制的一个小荷包放进潘树的胸袋，边说边掉转头，用双手捂住脸。

“阿母！”潘树跪到地上，给母亲恭恭敬敬地叩了个头。

“我儿！”母亲抱住潘树，放声痛哭起来。“你阿爸死得早，屋里没头路，衙门又要抓丁，要是有一口番薯吃，阿母也舍不得让你跟猪仔头过番呀！心肝，我们母子还见不见得到面呀？”

“母呀，你放心，到了番邦，赚了钱，我就早早地搭大火轮回来。”

“好，好。阿母要天天跟妈祖烧香，求妈祖保佑我儿平平安安，赚了钱早回唐山！”

天空飘起了毛毛细雨。潘树噙着眼泪，扶着母亲走到村口，只见满村的人都哭哭啼啼地站在沙滩上。小舢板里已挤满了年轻力壮的“猪仔”，一个个趿着木拖，穿着牛头短裤，蹲在船舱里气都不敢出。潘树慌忙跳上船，心乱如麻地蜷缩在同伴们中间，耳边只听见一片啼哭声与呼唤声。

“嗨呀，都不用哭啦。这又不是早先的卖‘猪仔’，如今出洋是好事情呀！”“猪仔头”胡万利穿了一身香云纱汉衫裤，露出满嘴金牙，皮笑肉不笑地站在船头，粗喉大嗓地说：“到了番邦，做个三年五载，赚了大宗银子，不就回唐山盖洋楼、娶媳妇了嘛！乡亲们都高高兴兴地回厝吧，这就

开船啰！”

小船解开缆绳，轻晃晃地就象一片树叶，顺着潮水飘去。顿时，岸上、海上，风声、雨声、哭声、涛声交织成一片。小船升起了风帆，人们纷纷呼唤着自己的孩子，剜心捶肝地追赶着小船……

“阿树，到了番邦就寄侨信回来！”

“晓得！”

“阿树！”

“呵！”忽然，潘树看见挤在人群里的母亲身子摇晃了一下，跟着就跌倒在沙滩上。“母呀！”潘树抱着头大声哭叫……

海风呼呼，细雨濛濛，小船愈飘愈远，天色愈来愈暗。船过宝盖山，潘树和“猪仔”们都伸长脖颈，回头望着，只见姑嫂塔下，挤满了啼哭喊叫的人群。潘树很快就认出了披散着头发的母亲，伸着枯树枝般的胳膊，向他挥着手……呵，那悲痛的哭声呀，随着海风，吹到人们耳里，象刀一样地剜着人们的心……呵，哭声……怎么变成了雄壮的歌声，充满潘树的耳朵？

社会主义好，

社会主义好，

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，

反动派，被打倒，

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！

……

“哎呀！唱歌……母呀，你听见没有？这歌多好听，母呀！……”潘树的喉咙好象被什么东西卡住，他用力喊叫，睁开眼睛，这才发现妻子在用湿毛巾擦着他的头，两个孩子在一旁出神地唱着歌，他手脚瘫软，全身汗透……

“总算醒过来了，人都给你吓坏了！”秋芳脸上露出宽慰的微笑。

“我怎么了？”

“一直发烧，还说胡话，母呀母呀地直叫。船上的医生、护士、船长都来了，医生还给你打了退烧针哩。”

“呵？”

秋芳摸了摸潘树的额头。“嗯，烧退下去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没有什么。我的胡椒苗呢？”

“在枕头边，没有人碰。”想到潘树上船前特地跑到过去做工的胡椒园选来这株胡椒苗，整天捧在身边，秋芳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两个孩子终于疲倦了，一边唱着歌，一边发出了呼呼的鼾声。

夜海平静如镜，客轮仿佛行驶在柔软的、无边无际的草滩上。大舱里寂静无声，人们都进入了梦乡，只从机房里传来马达的轰鸣声……

“这两个孩子呀，整天不停地唱，一点也不懂事！”秋芳拉过毛毯，盖住两兄弟的肚子。“家里烧得精光，他们倒高兴，还说不火烧还回不了祖国哩！”